

# 從革命說到教育再扯到白話碰壁和

## 飯碗打碎

少仙

在去年比這稍早的時候，把僅有半年就到手的一張大學文憑，和一頂方帽子，犧牲掉了。從北京跑到南京，滿想爲本黨革命，不料反碰在本黨牆壁上！青年同志認爲是投機分子，雖有黨部的證明書，入黨的黨證，忠實同志的介紹信，結果還是枉然！這是當然的，你既未從革命的策源地廣東出發，又未經過江西武昌幾次激烈戰爭，從遙遠的反動地方北京跑來，不是投機是什麼？但老同志又說「靠不住」！這靠不住的證據，就是嘴上光光，頭上髮長，而况東交民巷俄使館案件剛剛發生。結果證明書，黨證，介紹信，徒費！勉強住到新都，工作是困難極了，太活動了是惡化，太不動了是腐化，不活不死又是投機化！——見一五二期語絲通訊——忍着酸痛的淚，裝着狡猾的臉，硬延了幾個月殘喘，孫傳芳打過江來了。整天整夜的砲聲，如舊都除夕的爆竹。龍潭之役，武裝同志和武裝同胞火併了幾次，結果同志得勝了，新都圍解了。我乘著戰後第一次開往上海的火車，逃出新都——龍潭

從革命說到教育再扯到白話碰壁和飯碗打碎

( 2 )

棲霞山一帶——看見了許多血肉模糊的頭顱，零碎不完的肢體，半埋半露的身軀，子彈箱，破毛氈，草笠，剝下來的污穢帶血的灰軍衣。一股難以形容的屍臭，使得乘客們關窗，掩鼻，皺眉，蹙額。幸而火車馳得快，這個新戰場，總算被空間隔絕到腦後了。到了上海，不幸的事件又發生，「漏船偏遇頂頭風」，一摸腰包，僅有的一張十元的鈔票，——預備回京作路費的——不脛而走了！僅留下幾個二角輔幣，在腰中悽慘的叫。運行李到旅館去的錢都不夠，還說什麼住店的店錢，吃飯的飯錢呢。眼怔怔瞅着躺在車台上的兩件行李，怎麼辦？「一文錢逼死英雄漢」，饒你怎麼，沒錢還有什麼主意？想了半天：「好！身上總還齊整，不致被旅館拒絕，況還有蓬蓬鬆鬆的兩大件行李，住下再講！」結果是五六年沒有離過懷的懷表，和幾件已經過了穿期而尚未到空期的棉夾衣，一同送到門壁磚牆上砌着兩個大「當」字的高櫃台內去了。勉強湊了二十元，問題又橫在眼前：「到那裏去？回北京？回北京作什麼？花花綠綠的文憑和方帽子是拿不到手了。革命？革什麼命！絞頸，割頭，槍斃，有幾個命禁得起革！回家？回家作什麼？做生意不會打算盤，種田地不能辨黍稷！在上海？二十元儘多過半月，洋樓中吹出來的酒肉味，終於撐不飽餓肚皮！怎麼辦？……」

「啊！到杭州！看西湖！當和尚。不成。自殺！埋骨青山碧水間，與蘇小小岳武穆共分

死後的湖光山色；兒女英雄，美人名士，都是死後纔得到光榮，都是死後纔成了湖山的好點綴！好！到杭州！看西湖！當和尚！不成，自殺！」

杭州到了，西湖看了，幾條黃沙鋪成的馬路，乾巴巴的尋不到綠蔭；幾條污黑的臭水河，浮着糞黃色濃漿汁似的糞船！蘇小小墓不過一個土饅頭，岳王祠好像故鄉的關帝廟，有什麼希奇！林和靖的梅在那裏？鶴在那裏？放鶴亭畔長滿了荒蕪的蔓草，飛鳴着不知名的禽鳥。堤呵，墩呵，鐘聲呵，塔影呵，古寺呵，古亭呵，和尙呵，尼姑呵，在中國那裏見不到？何必定要西湖！這盲目的崇拜，屍骨的景仰，迷信的集中！西湖西湖！夢裏的西湖，理想的西湖，原來是這樣的不堪呵！

沒錢住旅館，就住在蒲場巷五學校寄宿舍裏；既非學生，也沒行李，又操着異鄉的口音。老板疑懼，茶房輕蔑，警察注意。這時正鬧着學潮，各校都罷課遊行，打倒某某委員，某某派！傳聞是赤黨從中鼓動，無怪警察三天來一查，兩天來一問：「啥地万人？」「互省。」「有啥工作？」「沒有工作？」「找啥人？」「不找人」，「爲啥格事體久住？」「看西湖。」警察的眼光，從頭頂看到脚下，更想從外部看到內臟。翻箱吧？已無箱可翻了；一牀被褥已經不知翻騰過多少次。同寓中是以賊一般看待，甚至到茅房也得鎖房門。——大約是

從革命說到教書再扯到白話碗壁和飯碗打碎

( 4 )  
受了老板的警告——喊一聲茶房，回一個白眼，喊的多了，是一聲惡狠狠的反問：「啥事體」？或懶洋洋的「來哉！」半月繳一次房錢，一分一毫不得欠！白天從街上買幾塊燒餅，偷塞在衣袋裏，鑽到圖書館一整天不出門；渴了有無代價的白水，飢了嚼燒餅，直至圖書館搖了逐客鈴，纔沿着黃昏的馬路慢慢走回，晚上睡在硬板板的牀舖上，偷抹眼淚，害失眠，思念北京時過去的繁華，回憶故鄉兒時的快樂，憤恨南來後社會的壓迫，恐懼着將來前途的黑暗；死去的父母，久別的姐妹，隔絕的故人，浮沈于腦海；性的苦悶，情的牽引，美的誘惑，窮的懊惱！革命，文學，戀愛，青春，名譽，金錢！昏沈，夢，夢中哭醒，笑醒，驚醒。每夜都是如此。

杭州住了兩月，在南京時結識的道友從J縣來函，要我到J縣去游玩。信中說：「恐你漂泊在西子湖畔，得不到安慰；J縣雖閉塞，但外界刺激亦較少，……」好！就到J縣去！從新革命。創造新生活，尋求新生命！」抱着決心，鼓着勇氣，離開了杭州，沿着滬寧路到J縣了。

J縣的初級中學，是J縣的革命策源地，是J縣革命青年的大本營，也是J縣人民認為充滿了危險物的火藥庫！學生六七十人，——內有剪髮的女生十餘名——校長是上海D大學

教育專修科畢業的，年約三十餘，專講精神戀愛，抱着獨身主義；是J縣革命青年的領袖C先生！經過道友的介紹，未經審查，就呼我爲同志了。更有教務主任G先生，訓育主任H先生，事務主任K先生；一見如故，都是一條戰線上的青年同志！

住不到兩天，道友家中傳來匪耗，道友要回去作下層工作當團總去了。道友在校擔任的是兩級國文，硬要使我代課。好，代課就代課，反正閑着也無聊。就向道友討課本。呀，不好了！一套古文觀止，三冊文法津梁！無怪乎早晚自修室中書聲浪浪地，我還以爲是在讀着歷史地理之類的教科書呢。這令我有點躊躇了，雖然道友房中我早已看見掛滿了八卦圖二十八宿星辰系的屏條。道友見我爲難，解釋道：「學生們不願聽白話；白話也實在沒意思，況現在已到了末運了，將來是沒有用處的。」啊，原來白話已到了末運，原來十幾歲的初級中學生也愛聽古文？白話白話，誤我不淺哉！一碗穩便的教書飯，也掙不到。無怪乎北政府有取締白話的明文，南政府也大發四六的電報；連十幾歲的小學生都知道國粹當保存，古文當重讀。革命革命，已經革到吳玉帥的屁股後了！閑話休提，碍于道友的情面，只得負辱忍痛的允爲代課。但並未照道友的囑咐，第一堂講義就是吶喊中頭髮的故事，可惜「呢的嗎呀」，終沒有之乎者也讀起來順口，況我是一口俚音，學生們更是莫明其妙，——這也無怪，連具

從革命說到教書再扯到白話碰壁和飯碗打碎

體，抽象，作用，利用，這些新名詞都沒有聽過的學生，怎樣去了解吶喊？

( 6 ) 在南京「國叔」幕下當司書，因為不會用四六文打電報，作呈文，常受「國叔」的奚落：

「哼！大學生不會作古文，要在前清，怎麼考進士？」那時還以為白話雖不行于老人，終有行于青年的時候，現在纔知道兒童也拒絕白話了！怎麼教下去？管他呢！反正是代理。校長碍于道友的情面，不便說什麼；受慣了奴才教育的學生，雖不滿意白話，也不敢向北京來的大學生教員表示不滿，況在自修室他們可以任意哼古文，作文也不限定要白話的。

校長C先生是無所不知的：哲學，科學，文藝，國學，甚至耶穌教，同善社，行行都懂，件件皆通。而更使我們羨慕的是J縣革命青年的領袖！J縣所有的剪髮女子都在單戀他。——這是C先生自己說的，事實不曉得是否如此。

校長雖是三十餘歲的革命青年，但作起事來並不如現在一般小生們那樣幼稚，真是老練得比中央黨部長衫同志們還要老練！不信，看他素常的妙論：

「我們雖然不能開倒車，然亦不能開快車。現在中國社會還在牛車時代。你若太快了就要出軌，所以共產黨得失敗。」

校長又抱着利用改良主義，他說無論舊的新的，中的外的，都有好處，都有壞處。你只

要能利用牠的好處，改良牠的壞處就是了。崇古黜今固是一偏之見，崇今黜古又何嘗不是因噎廢食呢？

所以校長用人的標準是在利用好處，於是教員中有上帝之子的M女士，同善社的道友，太極拳專家的體操教員，「以科學來解釋宇宙批評人生」的G教務主任。還有社會上認為是洪水猛獸無父無君的H訓育主任，T事務主任。

道友常讚嘆校長說：「C先生真是領袖人才。古稱『調和鼎鼐』，『包羅萬有』的是宰相度量。你看C先生不是有熔各色於一爐的本領嗎？現在黨國要人如果有這樣度量，中國也不致搗亂了！」

但道友並沒有想到有最近發生的事變。

最近發生了什麼事變呢？我們古聖先賢們早已說過：「女色足以亡國，」未受過教育的女子尙且是「禍水，」受過教育的女子自然更學壞了，因為已違背了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古訓。這件事變也就是發生于女子——女學生——身上的。

這件事情還得追溯回去方有頭緒，不然無從說起。

道友是去年回家作下層工作的團總去的，但結果很不好，聽說雖然披髮仗劍的和土匪打

從革命說到教書再扯到白話碰壁和飯碗打碎

( 8 ) 過幾次仗，不知道土匪是用黑狗血浸過炮彈，還是槍桿上披有「騎馬布」的呢，道友的神通終于不靈，被土匪又攆回學校裏來了。這是今年正月裏的事。

道友回來，當然我就該交代。但校長說：「今年是發給你的聘書，無論如何也得結局了這半年。」道友也賭咒發誓的說：「有心回來奪你位置是畜牲！我完全是回校來休養的。」

道友所謂休養者，並非如大人物之出洋或住病院，道友是革命青年，當然不能放棄革命責任的，所以仍然要作他宣傳工作的教員生活。經了幾次斟酌；道友担任二年級，我担任一年級了。據道友說：二年級程度較高，恐怕非我這白話家所能勝任。——骨子裏的原因是：二年級每週只有二十多本文卷。

自道友回校後，我的言論自由算剝奪了個罄盡！在講堂上偶然引前十年胡適之的理論來評批白話與文言的優劣，道友說我是在暗地攻擊他；學生們向我借了幾本故鄉木犀柚子之類的小說，道友也疑心我是在奪他的飯碗！道友是革過命的，知道什麼叫策略，于是他以莊子呵，文心雕龍呵，昭明文選呵，禮記呵，來作他抵制我的法寶——好像南方有三民主義，北方就有四民主義，孫傳芳也有什麼三愛主義一般。

道友給學生們講禮記的理由，是說孫總理的三民主義，也是根據禮記作出來的，不信請



看三民主義開首第一張就是克羅版藍色鉛字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……」三民主義出之于禮記，這就是鐵證。

三民主義既是國粹，那麼上自詩書易，下至千字文百家姓，都可以作爲教科書了。這都是無背于黨義的好書籍！

前些時首善之區的新都，鬧什麼「妖人攝小孩魂去修中山墓」的妖事，雖新都只有六十里的J縣城，當然也佈滿了妖氛。街上跑着的兒童們臂上綴着紅布條，上寫：「你修中山墓，與我有何干？……」（原文記不大全）據說綴上這種紅布條就不至于被攝去魂魄了。不過語意有點反革命。自紅布條飛揚于兒童的臂膊上，全城便都陷入恐慌中，連「以科學解釋宇宙批評人生」的G教務主任，都嚇黃了臉談論着這事。但道友反形得意，原來這事情的發生，適足以證明他平素對學生所講的「靈魂作用」，學生們對他的信仰更加了一層保障，他的飯碗也更加堅固了。

( 9 )

聽說從前就有高明的學者們想把中西文化溝通一下，還有念佛的段執政也說過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。」——在段執政之前似乎也早有人說過——我們的G主任也是這樣主張。他雖「以科學解釋宇宙批評人生」，但于男女之防上，和道友非常一致。——雖然革命高潮澎

( 10 )

湃到J縣時，G主任也是每天高喊着打倒舊禮教，並且實行把女生抱在懷裏演算題。——據他近來的論調是：科學只能解決人類的物質生活，精神生活還是得舊禮教來維持的。所以G主任的精神文明，完全與道友一致。這樣說來，中西學術儘可溝通，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」也就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？革命革命，又革到學佛念經的段執政後邊去了！

每次開校務會議都有激烈的爭辯，C校長，G主任，M女士——女生指導員——道友，都主張男女界線要嚴行劃分。他們根據的理由是：「要適合J縣的社會情狀」，並且初中是J縣最高學府，爲全縣教育之表率，風化攸關，不得過于浪漫。結果由校長定出幾條規則：

1. 男女學生不准接談；
2. 女生下課後不准出女生休息室；
3. 男教員與男學生不准進女生休息室；
4. 女生不准進男教員與男學生任何室；
5. 男教員與男學生不准同女生在校外一同遊行。

但男教員與女教員之間是例外，至少在校長與女教員之間是例外。所以初級中學流行的兩句口號是：「祇許校長戀愛，不准學生言情。」

說了這麼多，還沒有談到最近發生的事變上，讓我直截了當的來敘述最近的事變罷：

女生中有A者，常發些厭世的論調；什麼生活無意味呵，苦悶呵，自殺呵。聽說每天都在流眼淚，確實有自殺的危險。我就寫信勸勉她，要她不可消極，往奮鬥的道路上走；並以苦悶的象徵中語來解釋人生，給以感情上的安慰。不想給她的這封信，被她遺失，又被一個男生拾起，男生就把這信交給了G主任。不好了！豈有此理，男教員給女學生寫信，不是情書是什麼？

但校長終是老練的，G主任也不失其科學家的冷靜態度，就以王夫人處置「綉春囊」的手段來辦理這件事：「校醜不可外揚，」暗暗的把信藏起了。只有道友是居在衛道的地位，有點難安緘默的。「你們看！」道友如拿着寶貝一般的把信展開站在講台上給學生們看：「這是L教員寫給A的信。哼！學白話原來專為寫情書呵！」

校長的藏信，道友的讀信，統統是逐出學校後纔知道。被逐的晚上，我還裝在葫蘆裏。校長假開會為名，擺下了「鴻門宴」，請我赴會，原來是拿我開刀！

( 11 )

會開了，道友首先發言：「L，你是我介紹來的，關於你的言論舉動，我得負全責……」

在這種時局下，你留在學校與學校無益，你個人也處于危險地位。不止你，我也在危險地

從革命說到教書再扯到白話碰壁和飯碗打碎

( 12 )

位。最好請你離開此地！」我面前真如立着一個丈六金身，摸不着頭腦！還是G主任不失其科學家的態度，氣憤憤的瞪着我說。「L！今天對你不起了！赤裸裸的說吧：白話，狗屁！除了寫情書有什麼用？我是老腐敗，但我是教務主任！乾脆說吧：我們校中不要白話！不但學生不愛聽，就割了我的頭也不能說白話好！當初留你在校的是校長一人主張，以我早要請你走了。現在學生們不贊成你教白話，有條子在我這裏。」G主任滿臉濺朱的把手中握着的紙條伸開往下念：「我們願聽文言，不願聽白話，尤其願聽K先生（即道友）給我們講文言，……」我聽了很冷靜，G主任雖然有點發熱，他這種態度自以為很勇敢了，見我只是輕輕的冷笑，不久他也就頹然的靠在椅背上。

當時我就知道這是變戲法的手巾，內有玩藝兒？只有「寫情書」三個字，令我有點懷疑，稍為思索了一回，就向校長說：「關於白話文言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，也不是K先生一個人的問題，這是最高學院的規定。我給學生講白話也得過校長與G主任同意，聘書上也並沒有不准講白話的規定。我是個異鄉人，此地又沒有三親四友，想教我去，一句話完了，何必借題發揮，動怎大的感情呢！」

當天晚上校長逼着我寫了辭職書，G主任又逼着把聘書退回，他們這才高枕無憂，不怕

我再有反覆了。

抱着義憤和我同時辭職的有T事務主任。

第二日的早晨，行李捲到旅館去，但爲了訓育主任H的挽留，又住下了幾日。這一住可更糟了。校長去掉我們的原因，是疑心我們要捧H作校長；這一住，校長便更疑心我們要鼓動風潮了。至于G主任與道友，是說我們要藉着旅館和女生幽會。于是校長，G主任，道友，每天偵查我們的行踪，遍放流言，激怒女生的家長。並且要呈請縣政府公安局驅逐我們出境；學生們倘有敢到旅館看望者，查出除名！

我們爲免除幾個和我們要好的小朋友做犧牲起見，只得緊緊的離開J縣，現在是平平安安的到上海了，只有小朋友贈給我們的眼淚，使我們感到生的戀慕，增加了我們奮鬥的勇氣，不過我們將來的責任也愈覺沉重了。

這一次雖是我個人的失敗，但也是白話的失敗，魯迅先生也得負大半責任的。不信？請聽吧！這是J縣僅有的新文學家F先生的話：

「魯迅所以能夠寫出銷行數萬部的白話小說，還完全是得力于古文。他的小說，是脫胎于盲左腐遷的。所以想寫好白話，也必須先讀古書。」

從革命說到教書再扯到白話碰壁和飯碗打碎

( 14 )

但是道友並不如F先生的樂觀，他說：「一代不如一代，現在初級中學的學生，不如我們在私塾時作出文來通，我們在私塾時，已不如中過秀才的人們通了，這都是白話文的罪過。胡適之陳獨秀之流，罪惡不在賣掉東三省的張作霖之下！」

一九二八，五，一六，夜；脫稿于戈登路的西晒樓。

# 昏夜裏的獨幕劇

欽文

——若有其事之六——

本是沒有月亮的時候，因為空中浮着許多雲，星光也就照不到。在這馬路上，並非沒有在電桿上附設的路燈，却不知道因為燈數太少，還是燈光太小的緣故，總之寥若晨星，一眼望去，只有遠遠的幾粒好像原是凍壞了的殭火，兩旁又盡是空地，並沒有盡大戶人家底門燈。所以這路雖然是由黃鬆鬆的細砂鋪成的，如果不是見慣了有着成見的，或者以為鋪成這路的原也是灰黑的泥土了。

天氣委實冷，夜已有點深，過了許多時候還是見不到什麼行人。却並沒有風，空中靜寂，只有隆隆的機輪轉動聲，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。

「車子！黃包車！」男子的呼聲突然在遠處起來，破壞了空中底靜寂。可是沒有回音，隨即仍歸靜寂，隆隆的機輪轉動聲繼續隱隱約約地響着。

「車子！黃包車！」

聲音比前響亮了，可見呼喊的人已經行將近來。可是仍然沒有回音，不久又歸靜寂，隆

( 16 )

( 16 )

隆的機輪聲依然隱隱約約地響着。

擦，擦，擦。皮鞋底摩擦地面的聲音，從呼喊車子的一邊起來，漸漸地加響，漸漸地可以隱約看見，隨着響聲移近了個濃黑的影子，是個高大的身材，從跨步時衣擺底掀動，可知他是穿着幾乎蓋滿脚背的長袍的。

「立停！」

「不要走！」

也都是男子的聲音，呼喊得很有勁，也很雄壯，好像是在戒嚴區域步哨向行人問口號的樣子。隨着這呼聲，就從馬路一旁的樹林跳出兩個黑影子來，却穿着短衣，高低差不多，比較穿着長袍的都覺矮，只是一個粗大點，另一個細小點，所以三個黑影聚在一起，仍然可以看明誰在怎樣活動。

兩個矮影子從行動底敏捷，可見都是很強健的。高影子驟然搖擺了一下身子，似乎喫了一驚，不久他就立定，慌忙地回對，「什麼？」

「帶錢沒有？」細小的矮影子迫切地問。

「老實說出來，免得搜查！」粗大的矮影子說着做了個預備搏戰的手勢。



( 17 )

「帶錢怎麼樣？」高影子語氣故作從容地回問，「就算帶着錢便怎樣呢？」

「借點來用，」細小的矮影子首先說。

「我們現在沒有錢，只好向有錢的借點來用了！」粗大的矮影子附和。

「可是我只帶着自己夠用的錢，不能借給你們！」

「什麼？你竟敢這樣說！」粗大的矮影子說着在高影子底身上用勁推了一下。

「趕快如數拏出來，」細小的矮影子迫近了高影子說，「不要等到我們不客氣！」

「不拏出來便怎麼呢？」高影子說着倒走了一步。

「不要想逃走，你性命總得要！」

「你性命不要了麼？逃是逃不掉的！」

「你們這樣說，可有什麼武器帶着麼？」

「何必多說，」粗大的矮影子擎着手說，「你看，這不是手鎗麼？」

「這也不是手鎗麼？」細小的矮影子說着也就擎了擎手。

粗大的矮影子底手上忽然顯出了紅潤的肉色，他手上底金屬也就映出了白光。同時灰黑的地面上出現了個殘缺的黃鬆鬆的圓面，細小的矮影子捏着的金屬也就可以看明白了。

( 18 )

「假的，哈哈，都是假的，只配給小孩玩耍玩耍的，三角錢就夠買了罷，哈哈！」高影子按着個大號的乾電筒冷笑說，「要是不承認我這話，你們就鎗殺了我再說罷！」

「就算真是假的便怎麼？」細小的矮影子說着把他捏着的東西放進衣袋，「就是徒手，難道我們這樣兩個人，還不夠對付你一個麼？」

「來，我們動手就是了，何必再同他多嘴！」粗大的矮影子說了就向高影子撲去。

「可是我倒有着真的手鎗！」高影子重行倒走了步擊起手來說，「你們看，這不是真的手鎗麼？要是不相信，就可放給你們看。」

「你私備手鎗，現在私備手鎗是有罪的了，你至少得擊出罰款來了！」

「你如不擊出錢來，我們就得跟着你去告你，還得把你這東西沒收了。」

「難道你就把我們都鎗殺了不成？你如鎗傷了我們一個，我們一個就得趕去喊巡警了！」

「還是擊了幾塊出來好了罷，反正就是鎗殺了我們，你自己總也得受罪了！」

兩個矮影子都高舉着兩臂，細小的先開口，接連地相互應和。

「不要心急，你們且站在一邊，等我再給你們看，你們就不會再多說了。」

高影子說了就把鎗口瞄準了兩個矮影子並立的地方，一手從衣袋摸出件東西來，丟在地

上，重行按明了電筒。

「這是武裝的用的符號，你不能用，你這樣長袖大袍，哦哦，好像還是件狐皮的，這是土豪，你是劣紳，這符號不能算是你底，你是從哪裏偷來的，或是借來的罷！」

「土豪劣紳，我們愈加不能隨便放脫你了，我們寧可送脫性命，你總得給我們錢了！」

「不要心急，我可再給你們看，」高影子說着就用捏着電筒的手解開衣襟來，「你們看，這不就是武裝麼？」

「武裝的爲什麼要穿這種長衣服，而且戴着這種帽子？」

「而且在這樣的夜間，你剛在哪裏做什麼？」

「好，我就老實告訴了你們罷。現在我已明白了你們，反正大家原是一處出來的，你們大膽放下手臂來，我們好好地談罷。阿阿，現在會帶兵的實在太多了，一部分得了勢，總有一部分就得擠下臺來做失意人。成敗在我們本不足論，你們這樣原也是難怪的。兄弟是——家眷如今依然沒有，剛才正從一個女人裏出來；到那種地方去不是外面套着這種衣服才便當麼？唔唔，我們相互通融本是很應該的，只是抱歉得很，身邊實在帶得不多，不知道兩位可要多少？」

( 19 )

( 20 )

「並不要多，現在我們只要晚上喫個飽，睏個安定就得！」

「而且我們現在並不想喫什麼好的，也並不想睏得怎樣舒服，只須在小客棧裏開個小房間，合計兩個人合用一塊錢就夠了！」

# 漫 話

心 感

## 田家

我九歲時才從城市到內地去。P地方是一個小鄉鎮，只有一條街道在溪邊，和五天一回的墟場而已。住居的人民除了極少數的商人外，完全是農家。而且，商人們還是帶着田家的生活的多。我以為田家生活是值得記述的。

我因為從城市遷到鄉村，住的就田村之中，初到時覺得非常有趣，無論那一種的生活。雖然因為很小，不曉得一切的意義，或去分析它思索它，但是對於一切總喜歡去觀察而曉得其情狀。

( 21 )

田家的生活固然是簡單，但是自有其趣味。他們的衣，食，住，也許是平淡無奇的，但也有可羨慕的地方。而且，他們的社會生活和娛樂都有或種的風味。我現在還是很想置身於他們之中：在這晚上，拖着木屐，穿着布衣，含着旱煙筒，以藤骨點火一閃一閃地辨路而到「間仔」——公共的閒屋——閒談去。在那里，有許許多人在閒談着，評論些閒事，或談些圖

( 22 )

家地方的事情，或報告各項的新聞。在那里，你可以聽到鄉村各種的事件，過去的事實，民間的傳說，和流傳的故事。而且，常常可以聽到他們玩着音樂，儼是幼稚或不過平常，但是所表現寄托的趣味却是我所以爲它的真價值的所在。如其能夠，我能有一個月工夫再置身於這樣生活之中，那真是快樂的事情了。

他們天明即起，老人們更常在曙明之際起來工作。當着農事忙的時候，一起身立刻到田園裏去，工作一二小時之後才回來吃早飯，或是婦人小兒們送早午飯都到田裏吃。這是他們最好的工作時間，早晨和傍晚，而老人更有連月夜工作的。固然，他們生活非常地辛苦，但是因爲有簡單的希望，而這希望又常可滿足，所以他們倒比我們都市生活的人們快樂點。至少，他們禮教的拘束比我們自由些。（我並不說，他們是快樂，不過因爲知足，比較的快樂。）他們的辛苦也有相當的慰藉，因爲他們的妻子的愛情是專一而且濃摯的。所以，他們耕作爲完成自己的需要的緣故而不以爲苦。故而在特別事故之外，他們自有一種田家的樂趣。他們過着簡單的生活，勞力終日。到晚來休息，交際，娛樂，自有一種的融融的氣象。當着夏季，他們工作得更早，到中午回家吃過午飯之後，都到村中的大樹陰底下乘涼去。這是公共的場所，閒談或睡午覺的地方。在那裏，都是老大的榕樹，三四株或多些，高

大而且濃蔭，太陽的威力完全不能達到，而且有微風可以解愠。現在不曉得怎樣了？但當我少小時，P地方因為田土膏腴，水利好，而沒有苛政或捐稅的擾，沒有荒歉的患，除去個人事故之外，大多數可以鼓腹而歌。的確，他們感到痛苦的，怕只有忽然的災禍而已。在這公共的樹陰涼裏，你可以聽到老人在講故事，或少年們在諧謔，互相的笑罵，和一切的遊樂。還有小孩子們更爲活潑潑地在稍遠的地方遊戲爭打。這樣的地方常是在村中的較高的空地，假是你到那里，他們搬椅子茶几來烹茶坐談，茶味清涼你的身體裏的部份，清風涼爽你的肌膚，在蒼綠的濃陰裏眺望田園鄉村的風景，赤金的光線和煙光的閃動使你覺得朗亮明麗的色彩，一切的景色表示壯雄的意態，你將覺到愉快的美感。

春季的始期，是田家較爲空閒的時期，除去種菜或種罌粟的人們。清明將到，農事便忙起來了，佈秧苗，播稻，拔草，下肥，各種的工作都使得農人早晚忙碌。而園作也都開始，如甘蔗，菸葉，豆類，瓜類，菜蔬，都在這春季的末期和夏季始期種植的。

( 23 )

田家的風味，除去風景之外，莫如食物了。各樣的菜蔬和都市買來的有鮮美甜芳的差別，這是一到他們家裏吃過飯的人都覺到的。我的童時也曾自己種過菜蔬，但却是由於父親的命令而勉強種灌的。然而，自己種的菜的確十分特別的甘美。早上，摘了菜洗乾淨了，放

( 24 )

在鼎裏炒熟，排在棹上吃的時候，總覺得有一種的美趣，因為自己勞力的收穫而感到滿足。並且，菜蔬從園裏剛摘來立刻炒煮，確另有一種新鮮的風味和甘芳。我自從離開了P地方以來，非常的羨慕這特別的風味而不可得，尤以綠竹筍為甚。綠竹是另一種的竹，夏季有筍，但沒有茅茹竹筍的大，但却是特別的甜美可口。如從竹頭掘起來，立刻洗煮，無須豬肉或他種的東西也非常的甜美。但若擱下幾點鐘之後，氣味可不一樣了。綠竹筍的氣味是清涼的，最宜於夏季，非常的開脾利口。我們那時種了三叢的綠竹，幾乎天天都有筍吃的。此外瓜類也是夏季的佳品。

田家較為講究的人，他們的醃菜是很美的，而久藏的菜脯尤為特別。菜脯是菜頭晒半乾燥而以食鹽醃之。醃得好的特別的香芳甘美，久藏的並不覺鹹，真如他們說得「可以配茶」。這是他們常備之菜，而園子裏總常有些蔬菜在。

田家自釀的老酒，也是一種值得記的東西。差不多的人家幾乎家家都有自釀的酒。當着秋穫已畢，田事略閒的時候，農婦便忙着釀熬老酒了。在P地方，他們叫老酒為紅酒，因為是紅色的。這樣的酒，很有好劣的分別。釀得好的，封好在罈子裏，不要去搖動它，可以久藏不壞。經過三年之後，酒色褪為淡黃，而藏得十年八年的酒色幾乎變白，味道淡而有味，



醉人的力量也頗大。但是我少時却不會喝酒，祇於晏席之間喝三兩盃，或冬季晚上偶然一二盃取暖而已。那時時常有人贈送新釀給我們的，故而佳釀很多。假如現在能夠常有那樣的佳釀，真可以時常寫意了。

內地的人除去重要的節外，普通是於元旦至元宵之內晏請戚友的。我常受到這樣的晏請，而覺得他們的烹調自有其特別的風味，而有的是都市所沒有的。

旧家的生活，我已略為說及了，但是他們終日勞苦，而且一般也受着經濟的壓迫而使其煩憂的也不少。他們常為各項的工作消磨終日的氣力。我們所以為趣味的，他們或者毫不感到，終日營營奔走於田園之間，對於風景沒有感到趣味。他們唯一的娛樂在吃晚飯之後，同妻子叙談，或到「間仔」去。他們對於妻子的愛情非常濃摯，雖然給禮俗所拘不大敢表示。

農業的婦女因為勞苦曬日的緣故，面容不白，但是美好的也不少。青年期的婦女於粧飾和都市的一般注重。那里的裝束，我以為頗有古樸的色彩和樣式，衫子很長，已嫁的天天着裙，雖然在家裏工作。有一種的五彩裙子，配和得頗為美麗，如我國古磁的色彩一般，雖然複雜而調和，成為另一種的美。衣裳的鑲飾都看本人的工夫，少年女子當然較為注意於鑲飾，但一樣都是布衣，而暑天以苧葛為多。

( 25 )

( 26 )

農家的婦女雖然很忙，但也有他們的假期。陰歷的元旦，元宵，都是婦女結伴遊玩的時間。那時節你可以在路上碰着一陣陣的婦女，老少都有。她們當然是看看名勝去，或訪問親戚去。還有迎神社戲時，也是婦女唯一的遊樂的時間。那時，所有的婦女都裝飾得如她們以爲最美麗的樣子。在我的觀察，內地的婦女的美不在裝飾，而在乎容貌。有時可以看見很美麗的女子，而另有一般的農家的風韻，嬌好流麗而又端莊。並且，因爲生活於農村，身體發育較爲健好，姿勢也較爲美觀，而落落大方不失其尊貴與活潑。我曾看見幾個農村的美人，實在頗有特別的美麗和都市的不同。

當着農事忙的時候，婦女們也很爲忙碌：做飯菜，管待工人，曝粟，收粟，晒菸葉，及其他各項家裏的工作。我覺得她們的工作實在不減於男子。無論貧富，在農家的婦女差不多都要分任工作，較之城市的婦女閒談打牌過日的完全不同。但是在農村的婦女的生趣，我以爲比都市的婦女多些，且因身體健康而較爲快樂。

關於田家，我已經說了許多。我以爲他們頗有一種的快樂，至少也較都市的人們爲安樂些，生活也較適合於天然，如早睡早起，戶外的運動，太陽的晒曝，風雨的吹沃，都很有益於身體。我頗羨慕田家的生活，希望將來能夠享受這種近於天然而較爲自由的生活。當然我

不能像他們的耐苦勞力，但祇望能夠有個相當的勞動，和返於自然懷抱中的田家生活。以我這樣不喜歡都市生活的人實在覺得羨慕田村那種的生活，或者較農人們爲能享受一切的風光景色，如其不被經濟壓迫的話。

還有田家的兒童，我覺得頗爲有趣。他們小的時候，生活在家庭之中；六七歲後開始牧牛或幫助田園裏的工作了。他們過着天然的生活，在草原上遊戲歌唱，翻跟斗，在水壩裏洗浴或趁鴨，捉蜻蜓，捕蝴蝶，打蚱蜢，捕鳥兒，不知不識地過着天然的生活。我那時頗喜同他們玩耍，讀書之後常到他們的地方去，覺得他們甚麼都比我強，比我能幹，雖然他們都十分地看重我。其實，以現在的教育培養些懦弱，懶惰，近視，駝背，驕妄，無業的遊民，來比較農家兒童的受教育於自然的課程，究竟是那一樣對呢？我雖然不是教育家，總覺得有點疑問。

我認識了不少的田家兒童，在那三年之中。十二歲時，我到外邊來讀書，祇有假期回去，同他們漸漸疏遠了。但是現在偶然碰着二個童伴的朋友，大家都已經做過父親了，真覺得有無限的感慨在我的心裏，正如吶喊裏的迅哥和閏土。而且，他們多爲正當的農民，而我成爲潦倒的失業者，一個無成的文人，他們還以我爲位置較高的人——我心中的慚愧，悔

( 27 )

( 28 )

恨，回憶，感想，戀惜的情緒是不能以言語表示的。我覺得世界上只有天真縵爛的小孩子最能互相了解，一到成人便不能了，所以對於童伴有一種特別的友誼。但是這友誼的餘溫雖然常久保存着，而見面時又恍惚有甚麼隔着，如同新交，真是說不出的痛苦和戀惜！

田家收穫時，是他們唯一的慰藉期間。這時全家忙碌地工作。並僱工幫忙收割，或互相交換工作。這時你到處都可以見到農人們笑顏逐開地割稻，打稻，担粟，婦女們曝粟，收粟。還可以見到農人從墟裏買魚，肉，豆乾，菜蔬等回來，路上逢人笑樂的談着收成的事情，要買菜去管待僱工。他們許久的勞力和希望現在收穫，當然很悅樂的。甘蔗的收穫在於年杪，每村都有公共的「蔗簿」以榨蔗漿煮糖，那是小兒們最歡迎的時候，甘蔗由你拿吃，還有糖煮成「糖黎」，或用蔗尾醮糖使凝的，忘了叫甚麼名的糖。因為十月的稻和蔗糖的收穫，於是預備着兒女婚嫁的事情也都在年底或元二月的。

略為過得去的人家於正月間也一定請一回春酒，互相譙集。這似乎一種勞力的慰安和社會的交誼，大家都非常歡喜地叙談，益以時令風景的美，其樂趣或遠勝於我們都市生活者。

# 可怕的夜

冬 夢

不知怎的，這半年來，夜對於我，已是可怕的惡魔了。我怕夜的到來，正像一般人怕死神到來一樣。我那一腔無限的愁思，在白天的騷擾中，朦混過去，在靜寂的深沈的夜裏，便赤裸地潮潤過來，擁在心頭，酸痛的像無數尖利的刀，不絕地在胸前斫刺，深刻地，深刻地。從兩眼中流出的淚，滴在枕上耳旁，被夜的死寂襯映，分外清晰。一切過去的不幸的遭遇，一絲不漏地在迷朦的眼前掠過，彷彿成隊的游魚，在清澈的溪中漂游，狡猾而且敏捷。胸脈也跳動的格外起勁，幾乎和眼淚的滴瀝聲成了協調的應和。從別處傳來的時鐘敲擊聲，透澈地，一回又一回地敲去。有時嫌它敲的太快，使我覺到夜的深遲，但它偏像很有興致似的，把敲擊的兩邊的距離，縮的短短了，一小時過去，在平時好像只有半小時的光陰。但是，在我覺到太長的時候，那時鐘便又延的很長，本來一轉瞬就天曉了的，這時却還是天上明月如畫，四旁鼾聲如雷，表示夜是正到濃處；那狡猾的時鐘，不肯輕易敲出，彷彿怕要敲破了夜的沉密似的。我那不安的心，益發焦灼騷亂，燒起一把憤火，到按捺不住的時候，我便咬緊牙關，伸出兩手，猛烈地在床欄上敲擊，敲的太痛了，便又縮回，張口向痛處吮吸，

( 29 )

( 30 )

而兩股熱淚，不自知地湧了出來，分向兩旁耳際，急捷地流下，流在枕邊，滴瀝可知。額上跳出汗珠，冰冷的，我才感到疲乏，閉起眼假作睡去，又是一腔愁思，向我心頭侵襲，焦急的心呵，痛傷的更沒安息的時候了。

我便抽身坐起，看四周的事事物物，都幽靜地坐着在打盹，夜的死寂，又浸透了它們的心。無力的潔白的月，從玻璃窗透入房內，正像一個帶孝的孀婦，羞怯地悄悄地走到我這裡來，伸出她那軟弱的潔白的手。撫摩那靠窗的正在打盹的各事物。她似乎遭受了人世的無限波折，對於冷了心的一切物，也有深切的同情，將整個的身，擁覆在它們的頭上胸上，好像要溫熱它們的心似的。但是，唉，它們都在驚駭而舞動了，許是受不住她的更尖刻的冷吧。它們都像完全驚醒了睡夢似的，向她眯眼，伸舌，搖手，並且在她的擁覆之下掙扎，有時還能聽到它們的呼號。這些死寂中的騷擾，整個映在它們背後的影上，初眼看去，僵立如死，仔細看時，凌亂搖動。彷彿一羣孤魂，躲在房的隱處，我便覺得有一股冷氣，刺到我的心頭，全身打了一回寒顫，掉頭來看床內，不覺又吃一驚，原來那狡猾的銀白色的月，也已悄悄地偷進我的床內了。一動不動地伏在被上，注視着我那憔悴的面，彷彿在剗割我那過去的不幸的遭遇。我伸手在壁上亂揮，想把她揮出牀外，但是，看哪，她又爬在我的手上了。將

( 31 )

手上的裂痕，照得分外顯明，暴露了我的一部的創傷，却不會將她移動得絲毫。她使舉起尖梢的眼，如憤恨也像譏笑地向我覷眄。彷彿嫌我不能懂她的深意。

「唉，月呀！你已窺探過無量數人的隱痛了，什麼時候你會補償過一個人的隱痛呢？荒丘裏的蝓螻，見了你倍覺淒涼；衰秋時的枯草，見了你格外憔悴。編在你心中的是如死的靜和尖刻的冷呵。你是慣于將人的隱痛顯示得纖絲無遺的。你却具有一副嬌柔的面貌，引動了一切悲愁的人向你訴苦。訴不盡的是人間的哀思。揮不去的是你那淡薄的情意！我所希求的人間的幸福的代價，是伏在我心角裏的創痛！自由是在高呼自由的時候喪失的。愛呢，唉，這一個痛心的字呀！我怕想起，但是愛的箭，很深地射中在我的心頭，自然的一靜一動，都會逗起我的痛傷。我怕聽到雨聲風聲，在窗外敲擊；我怕聽到鳥聲蟲聲，在地上歌鳴；我怕聽到夜的死寂在床前低語；尤其我所怕的是那飄忽的形態呵。我看到你那深刻而又深刻的凝視，彷彿被所愛的人舉起尖梢的——本來有熱情的——眼，向我凝視一忽，表示決絕一樣。在這一眼中，有怨恨也有鄙棄，有鞭棒也有刀劍。經了這一眼的我，便覺千股熱血一齊向頭上湧集，面緋紅的像喝醉了酒一樣；神經被熱血攻擊，麻木的幾乎發昏了。全身在發寒顫，又是恐怖，又是羞愧。彷彿我所爭持半生的人格，被這一眼打碎的一絲無存了。呆立在那

里，怎麼辦好呢？向她懺悔並且求她憐憫吧，唉，潑在地上的水，即時能夠收拾起來麼？不過向她討取一回更顯露的侮辱罷了。如果她舉起脚尖在你額上一踢，說：「可鄙夷的東西，什麼也休想，滾！」這是怎麼一種侮辱呢！這在我，寧可沒有愛甚至沒有生命的。就此回去呢，此身便覺空洞，路上的一切都會變成墳墓。我們是有生命的人，我們要使生命的火燄不絕地燃燒，走向墳墓去，不如無此生。唉，月呀，你真要將我所設想的情境，編排在我的眼前了！叫我怎麼忍受得住？看呀，一間明敞的屋子裏面，呆立着一個失愛的人，眼看可愛的人帶着嚴刻的面孔掉頭走去，留着死寂的桌椅牆壁，給他作伴，它們此時竟會表示譏笑了。窗外射入的陽光，照在他的身上，變作灰色，益發暴露了他的孤獨和失望。屋內的空氣也冷澈心骨了。任他遲疑終須一走，走出了一所日夜思慕的屋，帶着傷，在陌生的人羣裏擠跑，人們的一言一笑，彷彿都在向他譏刺，太陽照在頭上，也不覺得是光明還是昏黑的，是溫熱還是寒冷的。待走進自己的屋裏，屋內的一切——桌椅，牆壁，書架，其他種種，都僵硬地留神觀察他們那主人的面貌，灰敗的有似一個死屍了！它們都吃驚，痴呆，悲哀，却又不敢問訊，只是寂靜地陪着；跟着主人歎氣，捶胸，自語，全間屋子在死寂中起了騷亂，直至夜到來為止。唉，月呀！這是怎麼可怕的一種情境呵！我怕再碰到，我願永遠不再碰到了。」



月在被上細聽，竟悄悄地爬到我的胸前來了，彷彿一個僵屍要在我的胸前探看什麼似的。我便驚駭的聳身跳出床外，回頭看去，正似一個冰冷的靜默的白屍，伏在被上。我恐怖的发抖了。便在桌上拿起一瓶燒酒狂飲，胸膛中頓覺有一股熱氣，驚恐也就此逐漸消失，最後竟覺全身燒着猛火，血在身中沸湧，生命的火呵，我願你永遠如此燒着，永遠把我燒得如痴如狂，蓋過了不時發酵的痛傷，最後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讀，却是一本 *Idylls of the King*，隨手翻開，正是 *Lancelot and Elaine* 一章，張口亂讀，讀到“*The Song of Love and Death*”兩眼似乎特別發光，神經也特別興奮，讀着，反復讀着——

“Sweet is true love tho' given in vain, in vain; and sweet is death who  
Puts an end to Pain.

I know not which is sweeter, no not I.

“Love, art thou sweet? then bitter death must be:

Love, Thou art bitter; sweet is death to me.

O Love, if death be sweeter, let me die,

( 33 )

可怕的夜

三三

( 34 )

……”

這樣讀着，反覆讀着。四圍是死的寂靜，益發映出悲切的神韻，眼淚不自己地掉了下來，掉在‘Love’和‘Leath’這些字上，映入眼內，格外鮮明。這樣過了一回，才覺全身疲乏的不能支持了，便把頭靠在書上睡着，於是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夜。

一九二八，五，一。

# 憶「黑室」中友人

索園

在昨晚夜深的時候，

我彷彿離了山坡，向古老的城垣走去，

風兒已息，星光自晴空中靜靜地照着，

我恍惚地來到了一所陰暗的黑室裏。

這黑室裏並沒有別的什麼，

我看見我的兩個友人在破榻上坐起，

一個臉色淒慘·枯黃，

一個顎下已經生了烏黑的長鬚。

我低低地發出訊問：

「你們幾時可以離開這裏？」

憶「黑室」中友人

好久好久的沉默，接着嘆息似的說：

「案情怪重呢！」

我又問：「在這經過長久的日子裏，

有沒有人來探訊過你們的消息？」

他們——一個臉色更加暗淡，

一個兩眼淚光盈起。

我忍不住傷心地哭了，

熱淚把我的夢魂驚去，

醒後方知白日的沉思，

一一又織入了凄苦的夢裏。

十七年五月一日。

# 隨感錄

## 一三八 一個讀者對於無產文學家的要求 少仙

纔到了上海就看見許多新興的刊物，——太陽流沙戈壁對於魯迅的攻擊，似乎是一種有組織的聯合戰線；這大約是無閑階級代替有閑階級，第四層階級代替第幾層（？）階級來統治中國文壇的好朕兆，值得我們樂觀，值得我們預賀！

不過我還有點疑惑：無閑階級寫第四層文學的時候，大約是一手搖着機器或什麼，一手執着筆作文的吧？不然，就是在每天十二小時工作以後節省下睡夢功夫來寫的；不然也是在飯棹上箸碗傍寫的；不然？——我再想不起來了，除非無閑階級是三頭六臂的妖怪！

( 37 )

我也認為現在不是深藏在「象牙之塔」裏說悠然自得的話的時候了，但穿着洋裝，住在租界裏的無產文學家，看見了馬路傍邊向人磕頭的乞丐，就叫着說：「你這可憐的朋友呵，我要爲你革命了！可咒詛的資本家呵，我要打倒你！……」用這話來作他革命的武器，來稱爲無產階級的文學，哼！老實說：寫這種文章不如寫標語有效力，看這種文章也不如看傳單

( 38 )

起勁！

「舊的不死，新的不生。」我以前會這樣喊叫過。

「因為沒有新的產生，所以舊的纔苟延了牠的生命呵！」我現在不能不失望的咒詛了！

真的，五十餘歲（？）而且是描寫義和團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的「老人」魯迅，早已該和

林琴南李涵秋輩一樣的成爲過去了；如果中國文壇進化的話。但可惜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們，不但沒有創造出比過了時（？）的吶喊徬徨這類好的東西來，就連與這類東西在文壇上分庭抗禮的都沒有，所以這類過時的東西還要「銷行數萬部」！

「狐狸吃不得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。」難道我們高明的批評家新新文學家就成了故事裏的狐狸了嗎？！救救批評家！救救新新的文學家！

若因爲新從外國來的算卦先生說：「閣下最近要發財！」就跑到貼滿了紅紙店去買彩票；這只是新的投機家，那就請閣下不要再說什麼「文學革命」「革命文學」了！

如果不？「事實勝于雄辯，」請拿出你們沒有「過時」的創作來，新新的無產階級文學家們！——要還是那樣報紙傳單似的或抄襲來的東西，就請收起來吧，我早已看厭了！後注：我不是魯迅的徒弟，也不是魯迅的化名，更不是某籍的同鄉。

五，一七，夜于戈登路西晒樓。

## 一二三九 罷課期中

文夫

什麼事也沒有像濟南事情那樣發生得出我意外，使我憤怒了。那天下午，我碰着朋友揆一，他劈頭就說：『今天我們報館裏接到電報，說濟南日兵竟將我們的交涉員蔡公時的鼻子耳朵都割下了！豈有此理！真真豈有此理！』這不會的！』我以為日本人總該還不至于此，而且揆一的語詞帶有些何典的風味，便否定的搖搖頭。他似乎有些憤怒了：『不信，你看明天的報紙吧！』說着我們便分別了。夜，在床上，輾轉反側了多時，但總希望他的話不會成爲事實。

翌日起來，拿報一看，嚇！果然，揆一的話被證明了！我憤怒，憤怒，滿腔的憤怒……當晚，學生會開會議決，自明日起，一律罷課，出外宣傳。

我雖然已經很慚愧的做了「人師」了，但總還是四萬萬中的一份子；那天，我被那滿腔的憤怒所迫，跟着學生們拿着傳單向外宣傳去。

我們都想把我們自己的熱忱，激動同胞們的情緒；把我們自己的悲憤，灑遍同胞們的心

( 39 )

( 40 )

田。我們奮疾地走着，好容易到了小車站——從我們學校到城市，須經過一段短距離的火車——火車也奮疾地飛來，我們使上了車。

車裏坐滿了人：馬褂，藍布衫褲，尾巴，高跟皮鞋，豬子，鴉片鬼……代表了各式各樣的民衆。『這是我們宣傳的地方了。』我們都這樣想。於是我們便不約而同的發起傳單來。

泰然的坐在我的面前的，是一位大腹便便豬糞模樣的人，我順手把一張傳單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膝上；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竟袖手不動。傳單因車的顫動，從他的膝上跳下來，他的鼠也似的銳利的眼睛也隨了下來，同時他的鼻子還『嗤』的冷哼了一聲。

我受辱，我受着奇辱，我受着有生以來未有的奇辱！我木鷄似的呆住，我的眼前，祇撩亂地抖現着一個可怕的魔鬼的陰影；我的耳裏，祇聽到『隆隆……』魔鬼的叫聲。

如脫了牢獄似的離開了車站，張大眼睛，神志才清醒了些，雖然胸中的憤火還炎炎的燃着。

走到了十字街頭，學生們便手舞足蹈地狂喊，短衣的人們慢慢地圍聚攏來，我在旁邊呆立着。

『……同胞們！聽說上海昨天又開到了大批日本兵艦！來向我們示威！同胞們若不起



來，那末將來恐怕我們的鼻子耳朵也保不住了！……」

短衣人們的臉似乎嚴肅起來，但沒有說話，微微點頭。對面香味樓的玻璃門突然推開了，一股濃重的白煙和一陣戲謔的笑聲同時衝出來：

「哈！哈！我真被你灌醉了！」

「你呀！我被你灌醉呵！」

「……」

跟着這白煙笑聲出來的，是兩位肥胖的「豬」人和一陣嬌艷的妖女。他們顯然有些醉態了：他們的臉紅紅的，他們脚步斜歪的。

他們瞥見了我們。

「學生『杭當』（註一）頂多！你看，又要抵制東洋貨來，真『勿入流』（註二）！」  
是一位最嬌小的撒嬌式的埋怨聲。

註一：「杭當」寧波土白，事體的意思。

註二：「勿入流」寧波土白，下流人的意思。

（41）

從側面街上拖來了幾輛人力車，把他們拖着走了。當他們拖過我的前面時，我狠狠的白

了他們幾眼。

(42)

呵！豬羅！妖女！你們不是人！你們都是魔鬼！你們是我們前途的障礙物！也就是我們的敵人！我咒詛你們：咒詛你們死亡！咒詛你們絕跡！咒詛你們沒有一個生存在世上！

宣傳重宣傳，到了南門了。省立第四中學校的校舍巍巍地在望。外面聚立著許多人。我想：這裏面定在開什麼反日運動大會或在演講宣傳了。我們奮疾地走去。

左足剛踏進校門，兩位半武裝的學生，把我攔住了：

「先生！入場券呢？」

原來裏面是在開運動會。

十七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于寧波姚江之濱望塚樓。

### 一四）『喫教』與『喫黨』

流浪者

我們貴國人的喫可說是世界上最考究而又最奧妙的了。除了平日喫動植物外，還要喫一種抽象(ABSTRACT)的東西。這種抽象的東西並沒有固定的名目，更沒有專指的時間，我祇得名之曰『時菜』。因為它是富於時代性的。但『時菜』的名目均依四季而變遷：五月到了，

有『黃魚』『竹筍』，『鮮明大蝦』上市；十二月到了，便有『黃芽菜』和『水芹』等。至於那抽象的山珍海味的名目，我們都想破腦袋也猜不出是什麼。

前幾年——『革命』的名目尙未普遍的時候——我們社會上有幾位漂亮的青年很想喫洋教，因為那時喫了洋教，不特可以在小教堂裏免費讀書，而且，如果你能『拍』得很周到的話，還有真正出洋的希望——雖不能全變洋人，至少也能洋化。於是乎大家每天早晨要默禱五分鐘，要唱讚美詩，要讀祈禱文，要收捐，要謹守十誡，要把耶穌的像掛在講台上，要呼口號『讚美耶穌』，『求上帝保佑』，要了解『聖書』的意義。除上列數項外，還要到『民間』去宣傳——我常看見一羣黃面婆，一隻手執着金邊的『聖書』，一隻手拉着單調的孟特鈴，像化子一樣在歧路上分着『救世的福音』，唱着『主耶穌愛我……』如果有批學生守了中立，抱着研究的態度，他們便要這樣的說：不信道理的人就是非基督徒，非基督徒就是反耶穌。但是，反耶穌便怎麼樣呢？至多不過是斥退，少則扣分數罷了。至於別的延及生命的危險是沒有的。於是乎大家拚命的喫，尤其是那些愚魯的學生。喫了不特能保你學業太平，永遠不會留級，而且還有莫大的希望。

自去年『革命黨』的聲浪傳來以後，洋學堂紛紛關門，喫教者遂無形消滅了。當時我心

( 43 )

( 41 )

裏很有點爲這些忠實的信徒悲傷。可是事實並不如我所料。他們並未遁影匿跡，他們已經從那邊跳下，跨上這邊了。他們並不疑懼一切，因爲一切信條均與前者無異。然而卻有些費心思，因爲倘若不幸被外教（大概是CP一類吧？）查出，便有殺頭的希望的。

朋友們，這是一條喫飯的途徑。你如要講清高，那麼只得去餓死才行。「喂！投機事業阿要試試看？」我寫好了，聽到窗外有這樣聲音在叫着。

## 一四一 發見

肖愚

這是一天下午，向民間去，走到上海西鄉真茹，路邊頗有不少赤露着臭氣很重的棺材擺在田裏。初以爲是中國人死了的葬法的一種；其次疑心爲江南平地，無山可埋，怕祖宗想闖入虎口龍腰，故暫時存厝，想，想，終于想不定。

這是一天下午，向民間去，我問一個打麥的農夫：「農夫，那棺材怎不埋下泥去？臭麼？」

「唔沒錢，阿拉唔沒錢。田是廣東人，三老爺的！」農夫回答我。

如此，我就發見了，從此知道窮人子豈祇唔沒錢，可憐的是留下這一個死的問題。

# 通信

魯迅先生，

這個已經革命過的「莊嚴燦爛」的廣州市現在的確比從前太平得多了。不但共產黨早已肅清，建設的政府又真能夠辦到「凡竊必死」，「實現道不拾遺」。在這太平盛世，勝利者的凱歌之聲已經壓倒一切叛逆者的狂喊了。

你可看見過「打靶」麼？（「打靶」兩字大約你也懂得；這是一種Figurative words）聽說阿Q的時代過去了，大辟之刑不會出現在青天白日之下，然而新時代也有新時代的示衆的盛舉。我本來不高興，其實不敢，也沒有工夫去看這大快人心的事，但從永漢路北到東郊烈士墓的一條路是我幾乎每天要走的，這熱鬧就幾乎每天得看看。

背縛着手，洋車拖着，犯繇牌領着，機關鎗，鐵甲車押着，民衆螞蟻似的跟着，這些都不用說了，唯有「打靶友」口啣着橫木一根，雖欲高呼萬歲而不可能，這確是最近的新發明。原來「打靶」是和打仗一樣的：葬着溫生才等四烈士的紅花崗就比方戰場，號手吹着衝鋒的號音，我軍早已實彈，這時候敵人已經被放跪倒在幾尺之前，背着我軍，接着是開鎗，砰，

( 45 )

( 46 )

彭一陣，我軍勝利了，收隊的號音，於是我軍奏凱而還。

這多麼敏捷而簡單，一天一回或一天幾回都不過是這麼辦。

然而那不過是廣州市一隅的事，躬逢其盛的人也佔市民的很少數，廣州市的大部分地方還是十分平靜。沒有「鬥爭」，沒有「無煙火藥」，沒有「的武器」，沒有「武器的」，我也只好講講趣味罷了，況且我是個失業有閒的人。

其實就我見聞所及，也沒有什麼極有趣味的事，我的趣味是在咬文嚼字，現在只好談文。

去年這裏某民政廳長因解放婢女作了一篇駢文，豈明先生因此作了一段雜感。近來這裏的追悼會紀念會特別多，黨報上所登的麗辭韻語真是琳琅滿目，因鈔幾句於下。

各界追悼討共陣亡將士大會中黃白李同輓有句云。

「東方文化結晶微諸君憑誰努力」。

這句話含義甚深，曲折得很，可惜我知之而不能言之。又范氏輓聯有句云：

「九原可作彌天壯節壓紅巾」，

這妙在「紅巾」兩字這樣用，讀者當會聯想及「黃巾」而不致誤為「紅巾翠袖」也。軍政長

官夫人慰勞討共受傷武裝同志通啟云：

「……况我女界叨武裝同志所賜免公妻共產之殃」。

反共的文字多矣，反公妻的似乎很少，現由我女界出來說話，自較男界說的更有力了。廣州的手民的工作怎樣你是知道的，對稿的人也很不小心，所以常常糟了那些高古的大文，你看：「神臯臭區，上慘下口」。「維遭度劉，流血漂杆」，「崑鎖劣剛，雪霜口潔」，如此之類，反不如那篇解放婢女的駢文之可讀也。豈明先生或者會樂觀，因為這樣可以證明這種古文在這裏實在是不大通行的了，雖然做者還在拚命的做。

還有一段小新聞：

追悼討共陣亡將士大會四次會議紀：（十六）對於陣亡將士之超度，表決。……於二十三日在西瓜園招道士和尚尼姑念經三日……又第五次會議：又決定於二十三日在西瓜園打齋追悼，經聘定華林大佛寺僧十五名，應元館道士十五名，蓮花無着庵尼姑十五人，（均報効）二十三日念經，是晚大放三寶。（見國民新內）

（47）  
為陣亡將士作佛事這件事盛於所謂「楊劉時代」，不知為什麼忽然復活了。我佛慈悲也怕不許數千共黨的鬼魂來受甘露味罷。

( 28 )

語 絲 第四卷 第廿三期

四八

尸一，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。